

# 饮食书写亦是对地方语言的传递和拯救

中国自古以来就有“民以食为天”的观念。饮食作为人最基本的需求之一，伴随着人的整个生命过程。不同地域由于地理和文化、风俗的差异，形成了风格迥异的饮食习惯。这些习惯的差异既满足了人的口腹之欲，也塑造了人的地域性格和文化品格，久而久之形成了以饮食为代表的民俗文化，成为一个地域区别于其他地域的重要文化标识。自古以来，中国文学中就不乏对饮食的书写，特别是明清小说中，饮食大量进入小说文本，《红楼梦》就以大量篇幅近乎铺排式地展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“新文学”以来，在诸多“人的文学”和“平民的文学”中，对“人”的关注很多时候是从对人饮食的关注开始的。陆文夫的《美食家》更是将美食作为叙事的主要对象，一度引起饮食文学书写的热潮。饮食在不同时代的文学表达中，也呈现差异化的表现特征。特别是“新文学”以来，饮食书写与时代的关联更为紧密。饮食作为方法的文学书写，成为观察小到个人爱好、生活习惯，中到地域文化、民俗风情，大到社会伦理、世道人心的重要窗口。反过来看，从饮食这一视角，观看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和审美嬗变，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。葛亮似乎对中国人的饮食情有独钟，早在长篇小说《北鸢》的创作中就写道：“中国人的道理，都在这吃里头了。”这样来看，作者

在《燕食记》中通篇以岭南饮食文化为重心展开叙事，是对过往饮食书写的一次总结和提升，是他在香港生活多年后对岭南一带饮食文化深度观察的集中输出，更是他在远离家乡江苏南京后，对他乡的饮食文化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感悟。在《燕食记》中，作者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要素写起，以此感知中国人的内在精神伦理和文化样态。

饮食话语进入文学，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呈现地域性特征，而饮食的地域性特征与饮食话语的地方性不可分割。当代文学饮食书写的重要贡献之一，就是对地方性饮食话语的传递和拯救。饮食话语是一个地方语言特征的重要标记，当代文学对其的挖掘、呈现和拯救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语言消逝的速度。在《燕食记》中，作者对百年来岭南民俗中的饮食话语进行了充分的表达。对于读者而言，特别是岭南之外的读者而言，阅读《燕食记》的过程就是了解和认识岭南饮食话语和饮食民俗的过程。作品中，既有对莲蓉月饼、核桃酥、皮蛋酥等礼饼的书写，又有对虾饺、烧卖、叉烧包、糯米鸡等的介绍；有对各种独创性食物的书写，如八仙赏月、莲蓉班戟、鸳鸯月饼、鲍燕素斋、般若素筵、鹤舞白川、牡丹菊脯、雪意连天、紫竹莲池、熔金煮玉、水晶生煎等；还有对岭南茶楼中的饮食书写，如炸芋虾、“茶泡”、油角、肉松角等；

有对不同节气中的岭南饮食的书写，如清明节买来拜山祭祖的煎堆、松糕、中秋的各种月饼等；也有诸多与饮食有关的衍话语，如大案、小案、掌事、车头、大厨等。这些饮食话语及其衍生出来的其他话语，既具有一定的地方性，又具有行业的专业性特征。饮食话语在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同时，还彰显了当下文学语言表达的本土性特征。葛亮饮食话语的书写，是一种对行将消逝的本土话语的挖掘，彰显了民族性审美的印记。那些曾经被废弃的本土语言，经过作家的书写和转化，产生出新的生机和活力。精细化的手工饮食，经由匠人们“熬”出来的美食，显然具有了灵性和生命力，再经过作家的文学性加工，那些过去的历史中的饮食话语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也具有了新的价值和意义。这在丰富当下相对单一化、程式化的现代规范语言的同时，增添了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、认识中国人本性的可能。

饮食作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，背后的人情伦理都能通过饮食过程表现出来。从食物的生产到使用的全过程，交织着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，伴随的是家庭伦理、社会伦理，对食物的态度及其制作过程彰显的是生活伦理、情感伦理等。“食与理”相伴相生，不可分割。“理”可以支配人对食物的选择、制作方法和食用方法

等，而饮食的过程中又可以再生出新的伦理文化。《燕食记》中，作者以百年中的饮食变迁展开叙事，背后呈现的是百年来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审美嬗变。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关键元素是“仁义礼智信”。从任师傅到叶七、慧生到荣贻生再到陈五举，他们在饮食这一行业代代相传，在传递的过程中又将饮食背后的伦理文化传递下去。而一代代人对这些伦理文化的坚守，实际上彰显的是中国人不忘本的品性。作者透过饮食书写，彰显中国人的伦理和文化，塑造中国人的精神和性格。

饮食文化彰显着中国的世道人心，还隐藏着中国人的处世哲学。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，实际上说的就是中国人的活法，是支配中国人生活秩序的理念。《燕食记》中，饮食文化背后彰显着做人的道理，如邵公的哥哥对他说：“以后做人啊，就如这汤，表面深不见底，里头可已经熟透了。”

在《燕食记》中，作者通过现实中的“我”与陈五举交流的方式，窥见了百年中国岭南饮食文化的审美变迁。作者以这样的方式拉近了过去与现实的距离。站在当下的视角，我们如何面对历史，如何面对历史中诸如饮食这样的日常生活，又如何面对日常生活背后的情感伦理、世道人心，也许《燕食记》一定程度上给出了答案。

选自《学习强国》



## 如椽巨笔下的历史大戏

但建立了大顺政权，并在鼎盛时期展现了一个军事将领所应该具备的谋略，又在失败后辗转逃亡，最终黯然陨落。在宏阔的历史长河中，姚老不仅书写了明末改朝换代的风云、反思了中国数千年帝制制度的疾痛，也辅以讴歌人性的忠良，让读者从一幕幕历史大戏中开掘时代的深意。

如果说，之前我在课本中学过的姚老的几个中短篇小说是他的代表作的话，那么，多卷本《李自成》，无疑是他在创作了一系列短、中、长篇小说后，集毕生精力完成的一部旷世之作，毋庸置疑，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文学“扛鼎”。他以炙热的情怀，写活了李自成这个非凡的农民起义军领袖，以跨越时空的追寻和探究，完成了对这个让后世津津乐道的“草莽英雄”的成功塑造，也在旷日持久的书写中，践行了此生对历史和文学的热爱。这是一个作家借文学重述历史的担当，也是令后辈难以企及的创作高度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我时常想起在大学图书馆里阅读《李自成》的难忘时光。然而，由于这部小说篇幅宏大，我并没有全部读完，所以，当高立成先生将他珍藏的两册插图本《李自成》送给我时，我如获至宝，一下子又回到了初读这套“大部头”时的青春岁月，感觉自己并非仅仅在文学的长河里畅游，而是在姚老架构的历史舞台前，以阅读的方式，见证了大明王朝的衰朽，并遐想其改朝换代的风云激荡。这一切，出自姚老的如椽巨笔，而李自成这个明末欲改天换地的西北汉子，因为有了姚老这位文学“知己”，得以更加引人关注。

姚老的创作，燃起了我对李自成的兴趣，也对明末的那段历史有了探索的

热情。

2019年，我已经读完了《李自成》这部长卷的绝大部分，对明朝的历史有了更多了解。于是，带着对300多年前那场震动华夏大地的农民起义的遐想，我踏上了去往“闯王”故里的长旅——到那个叫“米脂”的地方，一面聆听李自成雄起于西北的浩荡长歌，一面凝视姚老用笔演绎的一幕幕历史大戏。

从晋北到晋南，从晋南到陕南，再从陕南到陕北，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着这些年阅读《李自成》的难忘记忆，而脚下的黄土地似乎让我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。米脂在陕北的榆林，当我离那片神奇的土地还有数百里时，脑海中便萦绕着历史的烽烟、回想着当年战场上的呐喊，也慨叹姚老如何架构起如此宏阔的写作背景，让李自成和他的大顺军似燎原烈火，不但改写了明末的历史，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。

我在米脂县城停留了半日离开。挥别闯王故里，便挥别了一段过去了数百载的悠长历史，但姚老集毕生心血创作的巨著，早已深入人心。

米脂人忘不了李自成，想必也熟知姚老吧：一个生在中原的作家，用文字为一个西北汉子“立传”，并在字里行间熔铸进自己的人生况味。我想，如果没有历史的大气磅礴，没有李自成在明末掀起的时代狂澜，便不会有这部长篇巨著诞生的“沃壤”，同样，若没有姚老耗尽毕生心力的创作，历史也仅仅是一段历史。

米脂城外，无定河畔，李自成如谜一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，幸有姚老，使这个曾经的“硬汉”在黄土高原永生。这段情缘，早已超越了小说本身，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辉煌。

许伟



## 《北去来辞》



小说围绕知识分子海红展开，她出生于特殊年代，有着缺乏关爱且不安定的童年和解压后亢奋的青春，因此她更加重视精神生活而与现实强烈对峙。热爱诗歌，向往浪漫的爱情，她焦躁、挣扎、不甘，寻求突围又无力改变。时代大潮滚滚而来，海红的生活摇摇欲坠。与之相对照的则是生机勃勃的民间世界，以保姆银禾和她的女儿王雨喜为代表，她们用自己的逻辑理解世界，精神旺盛有力，生活丰富多彩。重游乡土最终使海红聆听到了大地蓬勃的声音，她将继续构筑一个人的内心世界，寻找如何在这个世界中安放自己。

作者林白，著有长篇小说《北流》《北去来辞》《妇女闲聊录》《一个人的战争》等，另有中短篇小说《回廊之椅》《长江为何如此远》等。



## 《宋风成韵》

宋人自信自己“文物之盛，跨绝百代”，本书选取了宫廷、官场、旅途、科场和文坛五个最具文艺气息的生活场景，讲述了大宋天子如何从粗犷到温润，诗词如何在士大夫的朋友圈成为秀才艺的社交工具，唐宋之间的书法差异如何成为宋代士人的日常压力，激烈的科举内卷之下宋代士人是如何喜欢上谈论星座、测字、八字和相术的，以及宋代文艺圈的顶流们是如何凭借天价稿酬而一夜暴富的。宋风远去，宋韵难再，好在宋人的神采风韵还在。

作者黄博，历史学博士，著有《10—13世纪古格王国政治史研究》《如朕亲临：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》等。